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崔春昌◎主编
三毛◎著

三毛精品集

三毛，台湾著名作家，1943年3月26日出生于重庆，浙江省定海县人。本名为陈懋平，1946年改名陈平，笔名“三毛”，1964年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加那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情感真挚的作品。1981年回到台湾，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专职从事写作和演讲，1991年1月4日去世，享年48岁。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三毛

精品集

崔春昌◎主编
三毛◎著

三毛，台湾著名作家，1943年3月26日出生于重庆，浙江省定海县人。本名为陈懋平，1946年改名陈平，笔名“三毛”。1964年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肄业后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加那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情感真挚的作品。1981年回到台湾，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专职从事写作和演讲，1991年1月4日去世，享年48岁。

98
5/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毛精品集/三毛 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 年 5 月
(2009.1 重印)

晨光文丛(春秋行丛书)崔春昌 主编

ISBN 978 - 7 - 5317 - 1755 - 3

I. 三... II. 三... III. 三毛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601 号

著 者 三 毛

责任编辑 许 声

责任校对 李 宏

出 版 北方文艺出版社(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栋 1 号)

发 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60

字 数 400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1755 - 3

总 定 价 371.80 元

序 言

《春秋行丛书》的出版，旨在囊括世纪华人文学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套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本丛书凝聚了十二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春秋行丛书》将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本丛书共收录十二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余秋雨、钱钟书、鲁迅、林语堂、三毛、张爱玲、徐志摩、朱自清、茅盾、冰心、刘墉、丁玲等。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曾经流传下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收藏文集。编撰本丛书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收获。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愿本丛书能够成为读书人书架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目 录

撒哈拉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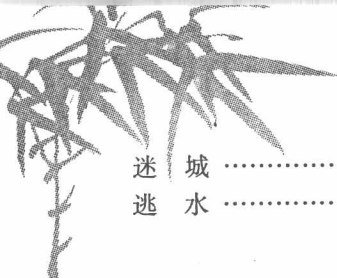
荒山之夜	1
爱的寻求	7
芳 邻	12
结婚礼物	16
娃娃新娘	17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不死鸟	21
明日又天涯	22
云在青山月在天	24
梦里梦外	26
不飞的天使	32
似曾相识燕归来	39
梦里花落知多少	48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	56

万水千山走遍

大蜥蜴之夜	60
青鸟不到的地方	66
中美洲的花园	69
美妮表妹	72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74
药师的孙女	77
银湖之滨	80
索诺奇	83
夜 戏	86



迷 城	90
逃 水	93

稻草人手记

守望的天使	97
求婚	103
江洋大盗	108
这种家庭生活	113

沙漠故事

卖 花 女	124
一个陌生人的死	130
这样的人生	136

哭泣的骆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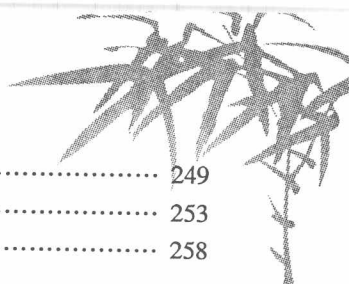
亚当和夏娃	142
饺子大王	143
哭泣的骆驼	149
五月花	167
士为知己者死	196

雨季不再来

秋 恋	202
雨季不再来	204
约 会	209
蝴蝶的颜色	211
惊梦三十年	215
逃学为读书	216
拾荒梦	224
赤足天使	228

背 影

浪迹天涯话买卖	232
背 影	235
荒山之夜	240



归.....	249
吉屋出售.....	253
E·T 回家	258

送你一匹马

爱马.....	265
蓦然回首.....	266
梦里不知身是客.....	273
送你一匹马.....	277

倾 城

胆小鬼.....	282
吹 兵.....	284
天下本无事.....	288
夏日烟愁.....	290
倾 城.....	299
西风不识相.....	304



撒哈拉的故事

荒山之夜

那天下午荷西下班后，他并没有照例推门进来，只留在车上按喇叭，音如“三毛，三毛。”于是我放下了正在写着玩的毛笔字跑去窗口回答他。

“为什么不进来？”我问他。

“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化石的小乌龟和贝壳，你要去吗？”

我跳了起来，连忙回答：“要去，要去。”

“快出来！”荷西又在叫。

“等我换衣服，拿些吃的东西，还有毯子。”我一面向窗口叫，一面跑去预备。“快点好不好，不要带东西啦！我们两三小时就回来。”

我是个急性人，再给他一催，干脆一秒钟就跑出门来了。身上穿了一件布的连接裙拖到脚背，脚上穿了一双拖鞋，出门时顺手抓了挂在门上的皮酒壶，里面有一公升的红酒。这样就是我全部的装备了。“好了，走吧！”我在车垫上跳了一跳满怀高兴。

“来回两百四十多里，三小时在车上，一小时找化石，回来十点种正好吃晚饭。”荷西正在自言自语。

我听见来回两百多里路，不禁望了一下已经偏西了的太阳，想对荷西抗议。但是此人自从有了车以后，这个潜伏性的“恋车情结”大发特发，又是个O型人，不易改变，所以我虽然觉得黄昏了还跑那么远有点不妥，但是却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一路上沿着公路往小镇南方开了二十多公里，到了检查站路就没有了，要开始进入一望无际的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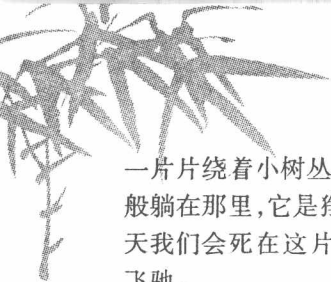
那个哨兵走到窗口来看看，说着：“啊，又是你们，这个时候了还出去吗？”“不远，就在附近三十公里绕圈子，她要仙人掌。”荷西说完了这话开了车子就跑。

“你为什么骗他？”我责问他。

“不骗不给出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了，他给我们去那么远？”“万一出事了，你给他的方向和距离都不正确，他们怎么来找我们？”我问他。“不会来找的，上次几个嬉皮怎么死的？”他又提令人不舒服的事，那几个嬉皮的惨死我们是看到的。

已经快六点钟了，太阳虽然挂下来了，四周还是明亮得刺眼，风已经刮得有点寒意了。

车子很快的在沙地上开着，我们沿着以前别人开过的车轮印子走。满铺碎石的沙地平坦地一直延伸到视线及不到的远方。海市蜃楼左前方有一个，右前方有两个，好像是



一片片绕着小树丛的湖水。四周除了风声之外什么也听不见，死寂的大地像一个巨人一般躺在那里，它是狰狞而又凶恶的，我们在它静静展开的躯体上驶着。“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片荒原里。”我叹口气望着窗外说。“为什么？”车子又跳又冲的往前飞驰。

“我们一天到晚跑进来扰乱它，找它的化石，挖它的植物，捉它的羚羊，丢汽水瓶、纸盒子、脏东西，同时用车轮压它的身体。沙漠说它不喜欢，它要我们的命来抵偿，就是这样——呜、呜——。”我一面说，一面用手做出掐人脖子的姿势。

荷西哈哈大笑，他最喜欢听我胡说八道。

这时我将车窗全部摇上来，因为气温已经不知不觉下降了很多。“迷宫山来了。”荷西说。

我抬起头来往地平线上极力望去，远处有几个小黑点慢慢地在放大。那是附近三百里内唯一的群山，事实上它是一大群高高的沙堆，散布在大约二、三十里方圆的荒地上。

这些沙堆因为是风吹积成的，所以全是弧形的，在外表上看去一模一样。它们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被天空中一只大怪手抓下来，放置在撒哈拉沙漠里，更奇怪的是，这些一百公尺左右高的沙堆，每一个间隔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人万一进了这个群山里，一不小心就要被迷住失去方向。我给它取名叫迷宫山。迷宫山越来越近了，终于第一个大沙堆耸立在面前。

“要进去啊？”我轻轻的说。

“是，进去后再往右边开十五里左右就是听说有化石的地方。”“快七点半多了，鬼要打墙了。”我咬咬嘴唇，心里不知怎的觉得不对劲。“迷信，那里来的鬼。”荷西就是不相信。

此人胆大粗心，又顽固如石头，于是我们终于开进迷宫山里去绕沙堆了。太阳在我们正背后，我们的方向是往东边走。迷宫山这次没有迷住我们，开了半小时不到就跑出来了。再往前去沙地里完全没有车印子，我们对这一带也不熟悉；更加上坐在一辆完全不适合沙漠行驶的普通汽车里，心情上总很没有安全感。荷西下车来看了一看地。

“回去吧！”我已完全无心找化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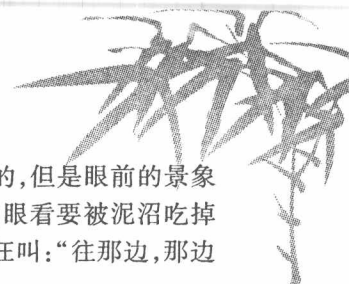
“不回去。”荷西完全不理睬我，车子一跳又往这片完全陌生的地上继续开下去。开了两三里路，我们前面现出了一片低地，颜色是深咖啡红的，那片地上还罩了一层淡灰紫色的雾气。几千万年以前此地可能是一条很宽的河。

荷西说：“这里可以下去。”车子慢慢顺着一大片斜坡滑下去，他将车停住，又下车去看地，我也下车了，抓起一把土来看，它居然是湿泥，不是沙，我站了一下，想也想不通。

“三毛，你来开车，我在前面跑，我打手势叫停，你就不要再开了。”说完荷西就开始跑起来。我慢慢发动车子，跟他保持一段距离。“怎么样？”他问我。“没问题。”我伸出头去回答他。

他越跑离我越远，然后又转过身来倒退着跑，同时双手挥动着，叫我前进。这时我看见荷西身后的泥土在冒泡泡，好像不太对，我赶紧煞车向他大叫：“小心，小心，停——”

我打开车门一面叫一面向他跑去，但是荷西已经踏进这片大泥沼里去了，湿泥一下没到他的膝盖，他显然吃了一惊，回过头去看，又踉跄的跌了几步，泥很快的没到了他大腿，他挣扎了几步，好似要倒下去的样子，不知怎的，越挣扎越远了，我们之间有了很大一段距离。



我张口结舌的站在一边，人惊得全身都冻住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眼前的景象是千真万确的啊！这全是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荷西困难地在提脚，眼看要被泥沼吃掉了，这时我看见他右边两公尺左右好似有一块突出来的石头，我赶紧狂叫：“往那边，那边有块石头。”

他也看见石块了，又挣扎着过去，泥已经埋到他的腰部了。我远远的看着他，却无法替他出力，急得全身神经都要断了，这好似在一场恶梦里一样。

看见他双手抱住了泥沼内突出来的大石块，我方醒了过来，马上跑回车内去找可以拉他过来的东西，但是车内除了那个酒壶之外，只有两个空瓶子和一些《联合报》，行李箱内有一个工具箱，其它什么也没有。

我又跑回泥沼边去看看荷西，他没有作声，呆呆的望着我。

我往四处疯狂的乱跑，希望在地上捡到一条绳子，几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都好。但是四周除了沙和小石子之外，什么也没有。荷西抱住石块，下半身陷在泥里，暂时是不会沉下去了。

“荷西，找不到拉你的东西，你忍一下。”我对他叫着，我们之间大约有十五公尺。“不要急，不要急。”他安慰我，但是他声音都变了。

四周除了风声之外就是沙，的在空气中飞扬着。前面是一片广大的泥沼，后面是迷宫山，我转身去望太阳，它已经要落下去了。再转身去看荷西，他也正在看太阳。

夕阳黄昏本是美景，但是我当时的心情却无法欣赏它。寒风一阵阵吹过来，我看看自己单薄的衣服，再看看泡在稀泥里的荷西，再回望太阳，它像独眼怪人的大红眼睛，正要闭上了。几小时之内，这个地方要冷到零度，荷西如果无法出来，就要活活被冻死了。“三毛，进车里去，去叫人来。”他对我喊着。

“我不能离开你。”我突然情感激动起来。

前面的迷宫山我可以看方向开出去，但是从迷宫山开到检查站，再去叫人回来，天一定已经黑了。天黑不可能再找到迷宫山回到荷西的地方，只有等天亮，天亮时荷西一定已经冻死了。太阳完全看不见了，气温很快的下降，这是沙漠夜间必然的现象。“三毛，到车里去，你要冻死了。”荷西愤怒的对我叫着，但是我还是蹲在岸边。我想荷西一定比我冻得更厉害，我发抖发得话也不想讲，荷西将半身挂在石块上，只要他不动，我就站起来叫他：“荷西，荷西，要动，转转身体，要勇敢——”他听见我叫他，就动一下，但是要他在那个情形下运动也是太困难了。

天已经变成鸽灰色，我的视线已经慢慢被暮色弄模糊了。我的脑筋里疯狂的挣扎，我离开他去叫人，冒着回不来救他的危险，还是陪着他一同冻死。

这时我看见地平线上有车灯，我一愣，跳了起来，明明是车灯嘛！在很远很远，但是往我这个方向开来。

我大叫：“荷西，荷西，有车来。”一面去按车子的喇叭，我疯了似的按着喇叭，又打开车灯一熄一亮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又跳到车顶上去挥着双手乱叫乱跳。

终于他们看到了，车子往这边开来。

我跳下车顶向他们跑去，车子看得很清楚了，是沙漠跑长途的吉普车，上面装了很多茶叶木箱，车上三个沙哈拉威男人。他们开到距离我快三十公尺处便停了车，在远处望着我，却不走过来。我当然明白，他们在这荒野里对陌生人有戒心，不肯过来。于是我赶快跑过去，他们正在下车。我们的情形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天还没有完全黑。

“帮帮忙，我先生掉在泥沼里了，请帮忙拖他上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他们面前满怀希望的求着。

他们不理我，却用土话彼此谈论着，我听得懂他们说：“是女人，是女人。”“快点，请帮帮忙，他快冻死了。”我仍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我们没有绳子。”其中的一个回答我，我愣住了，因为他的口气拒人千里之外。“你们有缠头巾，三条结在一起可以够长了。”我又试探的建议了一句。我明明看见车上绑木箱的是大粗麻绳。

“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救他，奇怪。”

“我……”我想再说服他们，但是看见他们的眼神很不定，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着我，我便改口了。

“好，不救也没法勉强，算了。”我预备转身便走，荒山野地里碰到疯子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正要走，这三个沙哈拉威人其中的一个突然一扬头，另外一个就跳到我背后，右手抱住了我的腰，左手摸到我胸口来。我惊得要昏了过去，本能的狂叫起来，一面在这个疯子铁一样的手臂里像野兽一样的又吼又挣扎，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扳住我的身体，将我转过去面对着他，将那张可怕的脸往我凑过来。荷西在那边完全看得见山坡上发生的情形，他哭也似的叫着：“我杀了你们。”他放开了石头预备要踏着泥沼拚出来，我看了一急，忘了自己，向他大叫：“荷西，不要，不要，求求你——”一面哭了出来。那三个沙哈拉威人给我一哭全去注意荷西了，我面对着抱着我的疯子，用尽全身的气力，举起脚来往他下腹踢去，他不防我这致命的一踢，痛叫着蹲下去，当然放开了我。我转身便逃，另外一个跨了大步来追我，我蹲下去抓两把沙子往他眼睛里撒去，他两手蒙住了脸，我乘这几秒钟的空档，踢掉脚上的拖鞋，光脚往车子的方向没命的狂奔。

他们三个没有跑步来追，他们上了吉普车慢慢的往我这儿开来。我想当时他们一定错估了一件事情，以为只有荷西会开车，而我这样乱跑是逃不掉的，所以用车慢慢来追我。

我跳进车内，开了引擎，看了一眼又留在石块边的荷西，心里像给人鞭打了一下似的抽痛。

“跑，跑，三毛，跑。”荷西紧张的对我不叫。

我没有时间对他说任何话，用力一踏油门。车子跳了起来，吉普车还没到，我已冲上山坡飞也似的往前开去。吉普车试着挡我，我用车好似“自杀飞机”一样去撞它。他们反而赶快闪开了。油门已经踏到底了，但是吉普车的灯光就是避不掉，他们咬住我的车不放过我，我的心紧张得快跳出来，人好似要窒息了一样喘着气。我一面开车，一面将四边车门都按下了锁，左手在座垫背后摸索，荷西藏着的弹簧刀给我握到了。

迷官山来了，我毫不考虑的冲进去，一个沙堆来了，我绕过去，吉普车也跟上来，我疯狂的在这些沙堆里穿来穿去，吉普车有时落后一点，有时又正面撞过来，总之无论我怎么拚命乱开，总逃不掉它。

这时我想到，除非我熄了自己的车灯，吉普车总可以跟着我转，万一这样下去汽油用完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这儿，我发狠将油门拚命踏，绕过半片山，等吉普车还没有跟上来，我马上熄了灯，车子并没有减速，我将驾驶盘牢牢抓住，往左边来个紧急转弯，也就是不往前面逃，打一个转回到吉普车追来后面的沙堆去。

弧形的沙堆在夜间有一大片阴影，我将车子尽量靠着沙堆停下来，开了右边的门，从那里爬出去，离车子有一点距离，手里握着弹簧刀，这时我多么希望这辆车子是黑色的，

或者咖啡色、墨绿色都可以，但是它偏偏是辆白色的。

我看见吉普车失去了我的方向，它在我前面不停的打着转找我，它没有想到我会躲起来，所以它绕了几圈又往前面加速追去。我沿着沙地跑了几步，吉普车真的开走了，我不放心怕它开回来，又爬到沙堆顶上去张望，吉普车的灯光终于完全在远处消失了。我滑下山回列车里去，发觉全身都是冷汗，眼前一波一波的黑影子涌上来，人好似要呕吐似的。我又爬出车子，躺在地上给自己冻醒，我绝不能瘫下来，荷西还留在沼泽里。

又等了几分钟，我已完全镇静下来了。看看天空，大熊星座很明亮，像一把水杓似的挂在天上，小熊星在它下面，好似一颗颗指路的钻石，迷宫山在夜间反而比日正当中时容易辨认方向。我在想，我往西走可以出迷宫，出了迷宫再往北走一百二十里左右，应该可以碰到检查站，我去求救，再带了人回来，那样再快也不会在今夜，那么荷西——他——我用手捂住了脸不能再想下去。我在附近站了一下，除了沙以外没有东西可以给我做指路的记号，但是记号在这儿一定要留下来，明天清早可以回来找。我被冻得全身剧痛，只好又跑回到车里去。无意中我看见车子的后座，那块座垫是可以整个拆下来的啊，我马上去开工具箱，拿出起子来拆螺丝钉，一面双手用力拉座垫，居然被我拆下来了。我将这块座垫拖出来，丢在沙地上，这样明天回来好找一点。我上车将车灯打开来，预备往检查站的方向开去，心里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要感情用事，开回去看荷西不如找人来救他，我不是丢下了他。

车灯照着沙地上被我丢在一旁的大黑座垫，我已经发动车子了。这时我像被针刺了一下，跳了起来，车垫那么大一块，又是平的，它应该不会沉下去。我兴奋得全身发抖，赶快又下去捡车垫，仍然将它丢进后座。掉转车头往泥沼的方向开去。

为了怕迷路，我慢慢的沿着自己的车印子开，这样又绕了很多路，有时又完全找不到车印，等到再开回到沼泽边时，我不敢将车子太靠近，只有将车灯对着它照去。

泥沼静静的躺在黑暗中，就如先前一样，偶尔冒些泡泡，泥上寂静一片，我看不见荷西，也没有那块突出来的石头。

“荷西，荷西——”我推开车门沿着泥沼跑去，口里高叫着他的名字。但是荷西真的不见了。我一面抖着一面像疯子一样上下沿着泥沼的边缘跑着，狂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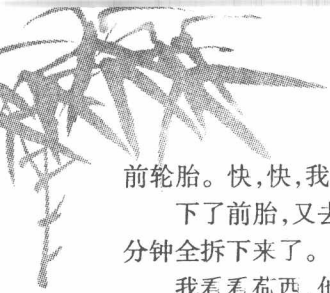
荷西死了，一定是死了，恐怖的回声在心里击打着我。我几乎肯定泥沼已经将他吞噬掉了。这种恐惧令人要疯狂起来。我逃回到车里去，伏在驾驶盘上抖得像风里的一片落叶。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有很微弱的声音在叫我——“三毛——三毛——”我慌张的抬起头来找，黑暗中我看不到什么，打开车灯，将车子开动了一点点，又听清楚了，是荷西在叫我。我将车开了快一分钟，荷西被车灯照到了，他还是在那块石头边，但是我停错了地方，害得空吓一场。

“荷西，撑一下，我马上拉你出来。”

他双手抱住石块，头枕在手臂里，在车灯下一动也不动。

我将车垫拉出来，半拖半抱的往泥沼跑下来，跑到湿泥缠我小腿的地方，才将这一大块后车座垫用力丢出去，它浮在泥上没有沉下去。“备胎！”我对自己说，又将备胎由车盖子下拖出来。跑到泥沼边，踏在车垫上，再将备胎丢进稀泥里，这样我跟荷西的距离又近了。冷，像几百只小刀子一样的刺着我，应该还不到零度，我却被冻得快要倒下去了。我不能停，我有许多事要赶快做，我不能缩在车里。我用千斤顶将车子右边摇起来，开始拆



前轮胎。快，快，我一直催自己，在我手脚还能动以前，我要将荷西拉出来。

下了前胎，又去拆后胎，这些工作我平日从来没有那么快做好过，但是这一次只有几分钟全拆下来了。

我看看荷西，他始终动也不动的僵在那儿。“荷西，荷西。”我丢一块手掌大的小石块去打他，要他醒，他已经不行了。我抱着拆下的轮胎跑下坡，跳过浮着的车垫，备胎，将手中的前胎也丢在泥里，这样又来回跑了一次，三个车胎和一个座垫都浮在稀泥上了。

我分开脚站在最后一个轮胎上，荷西和我还是有一段距离，他的眼神很悲哀的望着我。

“我的衣服！”我想起，我穿的是长到地的布衣服，裙子是大圆裙。我再快速跑回车内，将衣服从头上脱下来，用刀割成四条宽布带子，打好结，再将一把老虎钳绑在布带前面，拖着这一大堆带子，我飞快跑到泥沼的轮胎上去。

“荷西，喂，我丢过来了，你抓好。”我叫荷西注意，布带在手中慢慢被我打转。一点一点放远，它还没有跌下去，就被荷西抓住了。他的手一抓住我这边的带子，我突然松了口气，跌坐在轮胎上哭了起来，这时冷也知道了。饿也知道了，惊慌却已过去。哭了几声，想起荷西，又赶快拉他，但是人一松懈，气力就不见了，怎么拉也没见荷西动。

“三毛，带子绑在车胎上，我自己拉。”荷西哑着声音说。

我坐在轮胎上，荷西一点一点拉着带子，看他近了，我解开带子，绑到下一个轮胎给他再拉近，因为看情形，荷西没有气力在轮胎之间跳上岸，他冻太久了。

等荷西上了岸，他马上倒下去了。我还会跑，我赶紧跑回车内去拿酒壶，这是救命的东西，灌下了他好几口酒，我急于要他进车去，只有先丢下他，再去泥里捡车胎和车垫回来。“荷西，活动手脚，荷西，要动，要动——”我一面装车轮一面回头对荷西喊，他正在地下爬，脸像石膏做的一样白，可怖极了。“让我来。”他爬到车边，我正在扭紧后胎的螺丝帽。

“你去车里，快！”我说完丢掉起子，自己也爬进车内去。

我给荷西又灌了酒，将车内暖气开大，用刀子将湿裤筒割开，将他的脚用我的割破的衣服带子用力擦，再将酒浇在他胸口替他擦。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他的脸开始有了些血色，眼睛张开了一下又闭起来。“荷西，荷西。”我轻轻拍打他的脸叫着他。

又过了半小时，他完全清醒了，张大着眼睛，像看见鬼一样的望着我，口中结结巴巴的说：“你，你……。”

“我，我什么？”我被他的表情吓了一大跳。

“你——你吃苦了。”他将我一把抱着，流下泪来。

“你说什么，我没有吃苦啊！”我莫名其妙，从他手臂里钻出来。“你被那三个人抓到了？”他问。

“没有啊！我逃掉了，早逃掉了。”我大声说。

“那，你为什么光身子，你的衣服呢？”

我这才想到我自己只穿着内衣裤，全身都是泥水。荷西显然也被冻了，也居然到这么久之后才看见我没有穿衣服。

在回家的路上，荷西躺在一旁，他的两只腿必须马上去看医生，想来是冻伤了。夜已深了，迷宫山像鬼魅似的被我丢在后面，我正由小熊星座引着往北开。

“三毛，还要化石么？”荷西呻吟似的问着我。



“要。”我简短的回答他。“你呢？”我问他。“我更要了。”
“什么时候再来？”“明天下午。”

爱的寻求

邻近我住的小屋附近，在七八个月前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这么一来，对我们这些远离小镇的居民来说实在方便了很多，我也不再提着大包小包在烈日下走长路了。这个商店我一天大约要去四五次，有时一面烧菜，一面飞奔去店里买糖买面粉，在时间上总是十万火急，偏偏有时许多邻居买东西，再不然钱找不开，每去一趟总不能如我的意十秒钟就跑个来回，对我这种急性子人很不合适。

买了一星期后，我对这个管店的年轻沙哈拉威人建议，不如来记帐吧，我每天夜里记下白天所买的东西，到了满一千块币左右就付清。这个年轻人说他要问他哥哥之后才能答复我，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们欢迎我记帐，他们不会写字，所以送了我一本大簿子，由我单方面记下所欠积的东西。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沙仑认识了。

沙仑平日总是一个人在店里，他的哥哥另外有事业，只有早晚来店内晃一下。每一次我去店内结帐付钱时，沙仑总坚持不必再核对我做的帐，如果我跟他客气起来，他马上面红耳赤呐呐不能成言，所以我后来也不坚持他核算帐了。

因为他信任我，我算帐时也特别仔细，不希望出了差错让沙仑受到责怪。这个店并不是他的，但是他好似很负责，夜间关店了也不去镇上，总是一个人悄悄的坐在地上看着黑暗的天空。他很木讷老实，开了快一个月的店，他好似没有交上任何朋友。有一天下午，我又去他店里结帐，付清了钱，我预备离去，当时沙仑手里拿着我的帐簿低头把玩着，那个神情不像是忘了还我，倒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等了他两秒钟，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响，于是我将他手里的帐簿抽出来，对他说：“好了，谢谢你，明天见！”就转身走出去。他突然抬起头来，对我唤着：“葛罗太太——”

我停下来等他说话，他又不讲了，脸已经涨得一片通红。

“有什么事吗？”我很和气的问他，免得加深他的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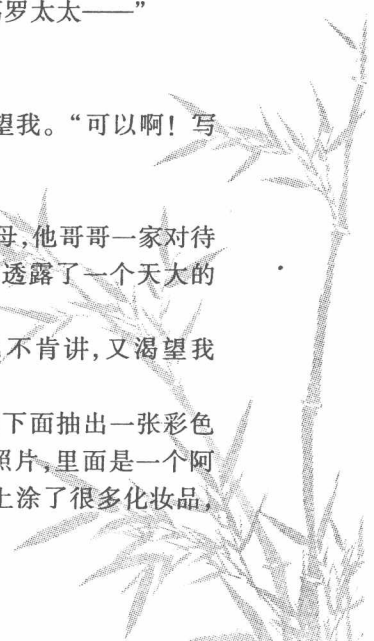
“我想——我想请您写一封重要的信。”他说话时一直不敢抬眼望我。“可以啊！写给谁？”我问他，他真是太怕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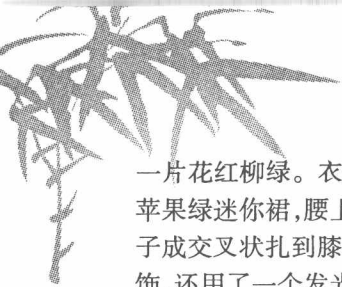
“给我的太太。”他低得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你结婚了？”我很意外，因为沙仑吃住都在这个小店里。无父无母，他哥哥一家对待他也十分冷淡，从来不知道他有太太。他再点点头，紧张得好似对我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太太呢？在哪里？为什么不接来？”我知道他的心理，他自己不肯讲，又渴望我问他。

他还是不回答，左右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进店来，他突然从柜台下面抽出一张彩色的照片来塞在我手里，又低下头去。这是一张已经四周都磨破角的照片，里面是一个阿拉伯女子穿着欧洲服装。五官很端正，眼睛很大，但是并不年轻的脸上涂了很多化妆品，





一片花红柳绿。衣服是上身一件袒胸无袖的大花衬衫，下面是一条极短已经不再流行的苹果绿迷你裙，腰上系了一条铜链子的皮带，胖腿下面踏了一双很高的黄色高跟鞋，鞋带子成交叉状扎到膝盖。黑发一部分梳成鸟巢，另一部分披在肩后。全身挂满了廉价的首饰，还用了一个发光塑胶皮的黑皮包。

光看这张照片，就令人眼花撩乱，招架不及，如果真人来了，加上香粉味一定更是精彩。

看看沙仑，他正热切地等待着我对照片的反应，我不忍扫他的兴，但是对这朵“阿拉伯人造花”实在找不出适当赞美的字眼，只有慢慢的将照片放回在柜台上。

“很时髦，跟这儿的沙哈拉威女孩们太不相同了。”我只有这么说，不伤害他，也不昧着自己良心。

沙仑听我这么说，很高兴，马上说：“他是很时髦，很美丽，这里没有女孩比得上她。”

我笑笑问他：“在哪儿？”

“她现在在蒙地卡罗。”他讲起他太太来好似在说一个女神似的。“你去过蒙地卡罗？”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没有，我们是去年在阿尔及利亚结婚的。”他说。“结了婚，她为什么不跟你回沙漠来？”

他的脸被我一问，马上黯淡下来了，热切的神情消失了。

“沙伊达说，叫我先回来，过几日她跟她哥哥一同来撒哈拉，结果，结果——”“一直没有来。”我替他接话下去，他点点头看着地。

“多久了？”我又问。“一年多了。”“你怎么不早写信去问？”

“我——”他说着好似喉咙被卡住了。“我跟谁去讲——。”他叹了一口气。我心里想，你为什么又肯对我这个不相干的人讲了昵？

“拿地址来看看。”我决定帮他一把。

地址拿出来了，果然是摩纳哥，蒙地卡罗，不是阿尔及利亚。“你哪里来的这个地址？”我问他。

“我去阿尔及利亚找过我太太一次，三个月以前。”他吞吞吐吐地说。“哎呀，怎么不早讲，你话讲得不清不楚，原来又去找过了。”“她不在，她哥哥说她走了，给了我这张照片和地址叫我回来。”千里跋涉，就为了照片里那个俗气女人？我感叹的看着沙仑那张忠厚的脸。“沙仑，我问你，你结婚时给了多少聘金给女方？”

突然想到沙漠里的风俗。“很多。”他又低下头去，好似我的问触痛了他的伤口。

“多少？”我轻轻的问。

“三十多万。”（合台币二十多万。）

我吓了一跳，怀疑的说：“你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乱讲！”

“有，有，我父亲前年死时留下来给我的，你可以问我哥哥。”沙仑顽固地分辩着。

“好，下面我来猜。你去年将父亲这笔钱带去阿尔及利亚买货，要运回撒哈拉来卖，结果货没有买成，娶了照片上的沙伊达，钱送给了她，你就回来了，她始终没有来。我讲的对不对？”一个很简单拆白党的故事。

“对，都猜对了，你怎么像看见一样？”他居然因为被我猜中了，有点高兴。“你真不明白？”我张大了眼睛，奇怪得不得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肯来这里，所以我拜托你一定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我

——”他情绪突然很激动,用手托住了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喃喃的说。

我赶快将视线转开去,看见这个老实木讷的人这么真情流露,我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从第一次见到他时开始,他身上一直静静的散发着一股很孤苦的悲戚感。就好像旧俄时代小说里的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的人一样。

“来吧,来写信,我现在有空。”我打起精神来说。

这时沙仑轻轻的恳求我:“请你不要告诉我哥哥这写信的事。”“我不讲,你放心。”我将帐簿打开来写信。“好,你来讲,我写,讲啊……。”我又催他。

“沙伊达,我的妻——。”沙仑发抖似的吐出这几个字,又停住了。“不行,我只会写西班牙文,她怎么念信?”明明知道这个女骗子根本不会念这封信,也不会承认是他什么太太,我又不想写了。“没关系,请你写,她会找人去念信的,求求你……。”沙仑好似怕我不肯写,急着求我。

“好吧!讲下去吧!”我低头再写。

“自从我们去年分手之后,我念念不忘你,我曾经去阿尔及利亚找你——。”我看得出,如果沙仑对这个女子没有巨大的爱情,他不会克服他的羞怯,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陈述他心底深藏着的热情。“好啦!你来签名。”我把写好的信从帐簿上撕下来,沙仑会用阿拉伯文写自己的名字。

沙仑很仔细的签了名,叹了口气,他满怀希望的说:“现在只差等回信来了。”我望了他一眼,不知怎么说,只有不响。

“回信地址可以用你们的邮局信箱号码吗?荷西先生不会麻烦吧?”“你放心,荷西不在意的,好,我替你写回信地址。”我原先并没有想到要留回信地址。

“现在我亲自去寄。”沙仑向我要了邮票,关了店门,往镇上飞奔而去。

从信寄掉第二日开始,这个沙仑一看见我进店,就要惊得跳起来,如果我摇摇头,他脸上失望的表情马上很明显地露出来。这样早就开始为等信痛苦,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

一个月又过去了,我被沙仑无声的纠缠弄得十分头痛,我不再去他店里买东西,我也不知道如何告诉他,没有回信,没有回信,没有回信——死心算了。我不去他的店,他每天关了店门就来悄悄的站在我窗外,也不敲门,要等到我看到他了,告诉他没有信,他才轻轻的道声谢,慢慢走回小店前,坐在地上呆望着天空,一望好几小时。

过了很久一阵,有一次我开信箱,里面有我几封信,还有一张邮局办公室的通知单,叫我去一趟。

“是什么东西?”我问邮局的人。

“一封挂号信,你的邮箱,给一个什么沙仑——哈米达,是你的朋友,还是寄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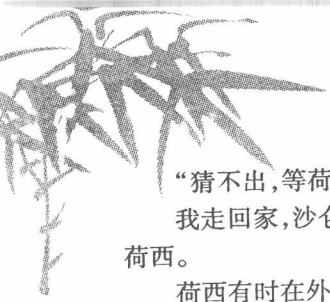
“啊——”我拿着这封摩纳哥寄来的信,惊叫出来,全身寒毛竖立。抓起了信,往回家的路上快步走去。

我完全错估了这件事情,她不是骗子,她来信了,还是挂号信,沙仑要高兴得不知什么样子了。

“快念,快念!”沙仑一面关店一面说,他人在发抖,眼睛发出疯子似的光芒。打开信来看,是法文的,我真对沙仑抱歉。

“是法文——。”我咬咬手指,沙仑一听,急得走投无路。

“是给我的总没错吧!”他轻轻的问。深怕大声了,这个美梦会醒。“是给你的,她说她爱你。”我只看得懂这一句。“随便猜猜,求你,还说什么?”沙仑像疯子了。



“猜不出，等荷西下班吧。”

我走回家，沙仑就像个僵尸鬼似的直直的跟在我后面，我只好叫他进屋，坐下来等荷西。

荷西有时在外面做事受了同事的气，回来时脸色会很凶，我已经习惯了，不以为意。

那天他回来得特别早，看见沙仑在，只冷淡的点点头，就去换鞋子，也不说一句话。沙仑手里拿着信，等荷西再注意他，但是荷西没有理他，又走到卧室去了，好不容易又出来了，身上一条短裤，又往浴室走去。

沙仑此时的紧张等待已经到了饱和点，他突然一声不响，拿着信，啪一下跪扑在荷西脚前，好似要上去抱荷西的腿。我在厨房看见这情景吓了一大跳，沙仑太过份了，我对自己生气，将这个疯子弄回那么小的家里来乱吵。

荷西正在他自己那个世界里神游，突然被沙仑在面前一跪，吓得半死，大叫：“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三毛，快来救命啊——”我用力去拉沙仑，好不容易将他和荷西都镇定住，我已经累得心灰意懒了，只恨不得沙仑快快出去给我安静。

荷西念完了信，告诉沙仑：“你太太说，她也是爱你的，现在她不能来撒哈拉，因为没有钱，请你设法筹十万块西币，送去阿尔及利亚她哥哥处，她哥哥会用这个钱买机票给她到你身边来，再也不分离了。”

“什么？见她的大头鬼，又要钱——。”我大叫出来。

沙仑倒是一点也不失望，他只一遍一遍的问荷西：“沙伊达说她肯来？她肯来？”他的眼光如同在做梦一般幸福。

“钱，没有问题，好办，好办——。”他喃喃自语。

“算啦，沙仑——。”我看劝也好似劝不醒他。

“这个，送给你。”沙仑像被喜悦冲昏了头，脱下他手上唯一的银戒指，塞在荷西手里。

“沙仑，我不能收，你留下给自己。”荷西一把又替他戴回他手指去。“谢谢，你们帮了我很多。”沙仑满怀感激的走了。

“这个沙仑太太到底怎么回事？沙仑为她疯狂了。”荷西莫名其妙的说。“什么太太嘛，明明是个婊子！”这朵假花只配这样叫她。

自从收到这封信之后，沙仑又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兼差，白天管店，夜间在镇上的大面包店烤面包，日日夜夜的辛劳工作，只有在清晨五点到八点左右可以睡觉。

半个月下来，他很快速的憔悴下来，人瘦了很多，眼睛布满血丝，头发又乱又脏，衣服像抹布一样绉，但是他话多起来了，说话时对生命充满盼望，但是我不知怎的觉得他内心还是在受着很大的痛苦。

过了不久，我发觉他烟也戒掉了。

“要每一分钱都省下来，烟不抽不要紧。”他说。

“沙仑，你日日夜夜辛苦，存了多少？”我问他。

两个月以后，他已是一副骨架子了。

“一万块，两个月存了一万，快了，快了，你不用替我急。”他语无伦次，长久的缺乏睡眠，他的神经已经衰弱得不得了。

我心里一直在想，沙伊达有什么魔力，使一个只跟她短短相处过三天的男人这样爱她，这样不能忘怀她所给予的幸福。又过了好一阵，沙仑仍不生不死的在发着他的神经，一个人要这样撑到死吗？一个晚上，沙仑太累了，他将两只手放到烤红的铁皮上去，双手